

三尺洗台半生情

□余观祥

老师有神圣的三尺讲台,我家夫人呢?嘿,她也有个响当当的阵地——“三尺洗台”!此“台”非彼“台”,它坐落在我家南阳台上,坐西朝东,是夫人退休后“再就业”的热土,更是她乐此不疲的“快乐源泉”。夫人在这热土上挥洒,上岗至今已十多个年头了。

这“三尺洗台”的配置,堪称“洗护界”的经典款:一个敦实的洗衣池,配一条忠诚服役的搓衣板(我们戏称它为“推衣槽”),旁边还站着位“常驻嘉宾”——一台锃光瓦亮的全自动洗衣机。不过这位“嘉宾”的待遇嘛,唉,常常是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,长期处于“半退休”状态。

为何?全因我家夫人有个雷打不动的“执念”——手洗!在她老人家看来,洗衣机那玩意儿,费水不说,洗得还“浮

夸潦草”,不够“走心”。唯有那双手亲自上阵,揉搓摔打一番,衣服才能洗出“灵魂”,透着股“阳光亲吻过”的干净劲儿。那台可怜的洗衣机,只好常年待岗,几乎沦为洗台上一件体面的装饰品,主要功能是负责“镇宅”和“彰显科技感”。

夫人动用这位“铁家伙”的情形,屈指可数。通常是遇到“庞然大物”——比如被套、床单、睡衣之类,它们体积超标,夫人拎着费劲,洗衣池这“小庙”也实在容不下这些“大菩萨”。这时,才轮到洗衣机“万不得已”地登场。即便如此,夫人也绝不肯完全放手!被套的被头边缘,睡衣的领口、袖口这些“重污染区”,她必定要提前用手“狠狠地”搓上几遍,那架势,仿佛跟污渍有着不共戴天之仇,

不把它们彻底“歼灭”绝不罢休。洗衣机呢?顶多算个“漂洗甩干工”,核心去污业务还得夫人亲力亲为。你说,她是不是对“干净”有点过于虔诚了?

夫人在这“三尺洗台”上“履职”时,场面甚是惬意。她常常推开窗,邀南风进来作伴。抬眼能望见远处山峦朦胧的轮廓,低头可瞅瞅近处波光粼粼的流转河水。耳朵也不闲着,支棱着听窗外枝头鸟儿们叽叽喳喳开“早间音乐会”。水流哗哗,鸟鸣啾啾,她就在这自然的交响乐里,慢悠悠地揉搓着时光。

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这块小小的“阵地”,承载着我家人五口人的“体面工程”。十六个春秋寒暑,夫人的双手在这水池里进进出出,洗掉了多少岁月风尘,漂白了多少生活琐碎?衣服旧了又

新,孩子大了离家,唯有夫人和她这“三尺洗台”,像家里的定海神针,稳稳当当。

问她累不累?她总是笑盈盈地,带着点自豪:“累啥?你看咱这洗台,冬天有暖阳照着,夏天有凉风吹着,风景这边独好!这可是我的‘第二岗位’,洗洗涮涮虽是体力活儿,可心里头,美着呢!看着一家子穿得清清爽爽,比啥都乐呵!”

你看,能把一方洗台经营得如此有声有色,乐在其中的,除了我家这位“洗台主帅”,还能有谁?这“三尺洗台”,哪里只是洗衣服的地方?它分明是夫人退休生活的“小舞台”,是她对家那份沉甸甸、湿漉漉又暖烘烘的爱意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见证!

“秋信”落满栾树

□杨文力

风吹过街边那排栾树,叶子便簌簌地换了衣裳,从浅绿到鹅黄,再染成透亮的金,像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拢在了枝杈上,沉甸甸的,晃得人眼暖。我每日上下班都要走这条栾树道,看惯了春的抽芽、夏的浓荫,反倒觉得唯有这秋日的栾树,才真正藏着日子的底色。

夜晚散步回家,晚风裹着凉意卷过来,满树金黄的叶子筛着月光,落在地上铺成薄薄一层,踩上去沙沙响,不由想起外婆家老院的那棵栾树。那时她总会搬个小板凳,仰着脖,眯起被皱纹挤得只剩条缝的眼,摘着栾树的蒴果,说晒干了能当药材用。我就蹲在旁边捡落叶,专挑那些边缘没卷边、攥在手里软乎乎的一片夹进课本,如今那片叶子早成了枯褐色,叶脉却依旧清晰,像刻在纸页上的旧时光,一摸就泛起温软的念想。

这排树里有棵最矮的,枝桠斜斜伸到人行道上,前天路过,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扎羊角辫的小姑娘,小姑娘攥着妈妈的衣服轻声说:“慢点呀,别碰着枝桠。”妈妈踮脚替她摘下一片叶子,小姑娘举起来对着阳光看,叶片的纹路在她掌心投下细碎的影,像撒了把碎星。风刚好吹过,树上的叶子落了几片,有片不偏不倚飘在小姑娘发间,妈妈笑着替她摘下说道:“你看,栾树送你金发卡呢。”我站在原地看了会儿,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,也是这样缠着外婆摘栾叶。她的手布满皱纹,指关节有些变形,却总能稳稳够到最高处的叶子,递到我手里时,叶片还带着阳光晒透的温度,暖得能捂热指尖。

气温一日凉过一日,栾树的叶子落得更勤了。清晨路过,见环卫工师傅正扫落叶,扫帚划过地面堆起的黄叶像座小小的金山。他停下来歇歇,从布兜里摸出搪瓷缸喝了口热水,指着最粗的那棵栾树说:“这树在这儿长了十几年,每年秋天都这么热闹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,晨光里的栾树顶着金黄的树冠,枝桠斜斜伸向天空,像在写一封没封口的长信。师傅又说:“有个老太太,每年这时候都来捡落叶,说要给远在国外的孙子做书签。”我忽然想起自己夹在旧书里的那片栾叶,原来这金黄的叶子里,藏着这么多人的牵挂,轻轻巧巧就把思念托给了秋风。昨晚风裹着雨刮了一夜。第二天路过栾树道,见地上的落叶被雨水打湿,紧紧贴在路面上,像铺了层皱巴巴的金箔。有片叶子卡在砖缝里,一半浸在水里,一半还挺着金黄的边,不肯蜷曲。我弯腰把它捡起来,用纸巾擦干水迹后来进笔记本,这是我今年捡的第一片栾树叶,叶脉里还凝着秋雨的凉,却依旧带着阳光的底色,摸起来韧劲十足。抬头时,风又吹过树梢,剩下的叶子在枝头轻轻摇晃,像是在和天空慢慢道别。

傍晚下班再走这条路,夕阳正斜斜落在栾树的枝桠间。金黄的叶子被染成橘红,风一吹,叶子悠悠飘落,打着旋儿落在我的肩头。继续往前走,落叶在脚下沙沙响,路灯亮了,灯光穿过枝叶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谁用笔画下的碎梦。秋日本是安静的,却因这满树金黄的栾叶,多了许多温柔的痕迹。它不似春花那样讨人欢喜,也不如冬雪那般凛冽得拒人千里,只是安安静静地秋天里生长、飘落,把阳光、风声、雨声都藏进叶脉里。就像那些藏在日子里的温暖,从不大张旗鼓,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轻轻落在心头,泛起一圈圈的涟漪。

风又起了,栾树的叶子还在落。我知道等这场秋风吹尽枝头会只剩光秃秃的枝桠。那些落在记忆里的金黄,已经在心底生根。它是外婆递来的暖,是有些人藏在叶里的牵挂,是秋天写给人间的情笺。这一封封“秋信”落了又生,陪着风,等下一个秋天再把阳光拢进枝桠。

藏在烟火里的温柔

□尹娜

清晨五点,菜市场的卷帘门陆续升起。卖豆腐的大爷推着木质推车,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“吱呀”声;菜贩们将带着露水的青菜码得整整齐齐,叶片间还藏着几只小蜗牛;鱼摊的老板熟练地刮鳞剖肚,溅起的水花在晨光里闪着细碎的光。这些最寻常的市井画面,编织成生活最温暖的底色。

楼下早餐店的蒸笼总是第一个冒热气。老板是对夫妻,丈夫揉面的力道十足,面团在案板上发出“砰砰”的声响;妻子包包子的手法利落,褶皱均匀得像朵小花。“姑娘,还是老样子?”每次推门,总被这样的问候熨帖了心。店里常客们默契地拼桌,就着豆浆油条,聊彻夜的电视剧、今天的菜价,烟火气里满是人情味。

傍晚的小区广场,是另一种热闹。身着艳色衣服的老太太们随着音乐跳广场舞,动作虽不标准却格外认真;几个孩童追着泡泡跑,笑声清脆得能穿透云层;健身器材区,退休的老人们慢悠悠地晃着腿,讨论着养生食谱。暮色渐浓时,万家灯火次第亮起,窗内飘出炒菜的香气,混合着楼下烧烤摊的孜然味,把整个城市熏得暖烘烘的。

就连深夜的街道也不冷清。便利店的关东煮咕嘟作响,夜班出租车司机靠在椅背上打盹,环卫工踩着沙沙的步子清扫落叶。有次加班到凌晨,在路口的馄饨摊要了碗热汤,老板特意多加了勺紫菜虾皮:“姑娘,吃饱了才有力气回家。”那一刻,疲惫被驱散,只觉人间值得。

生活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,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柔,清晨的吆喝声、街角的问候、深夜的热汤,都在无声诉说着平凡日子的珍贵。正是这些细碎的温暖,让我们在风雨兼程的路上,始终相信美好,步履不停。

难忘的豆腐脑

□梁征

多年前,我第一次出差,品尝到的第一顿佳肴便是当地的特色美食——普宁豆腐。同行的同事热情地向我推荐,食用时佐以韭菜盐水与红糖粉,口感外酥里嫩,咸鲜中略带微辣。我怀着好奇浅尝一口,那独特的风味瞬间在味蕾间绽放,令人印象深刻。

岁月流转,因工作的原因,我辗转于国内的城市之间。每到一处,我都热衷于探寻当地各式各样的豆腐佳肴:四川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、湖南别具风味的臭豆腐和血耙豆腐、安徽独具特色的毛豆腐、广东醇厚浓郁的客家酿豆腐,还有揭阳酥脆可口的炸豆腐……这些风格迥异的豆腐菜品虽然美味,但比起奶奶亲手制作的豆腐脑,还是缺少一些味道。

儿时的我,因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,大多时光都在奶奶身边度过。豆腐本是寻常食材,但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,唯有逢年过节或是生日之际,奶奶才会精心为我烹制一碗豆腐脑,以满足我这小小的馋虫。

制作豆腐脑前,奶奶总会提前将自家地里收获的黄豆细细浸泡。家中那沉重的大石磨,单凭她一人之力难以推动,于是在清晨,她便早早将我从前温暖的被窝中拉起,一同帮忙推磨。我睡眼惺忪,迷迷糊糊地握着磨棍,跟着节奏缓缓转动。待豆子全部磨成细腻豆浆后,奶奶便开始煮浆,而我则趁着这段空隙小憩片刻。直至耳边传来奶奶亲切的呼唤声,我才如梦初醒,飞奔至灶台旁,满心期待地捧着碗,目不转睛地盯着奶奶盛豆腐脑。

当那满满一碗如凝脂般细腻、色泽晶莹似琥珀的豆腐脑呈现在眼前时,我的心也跟着雀跃起来。接着,奶奶会从那一个有些年头的青花糖罐中舀出一勺白糖,轻轻撒入碗中搅拌均匀。我迫不及待地端着碗,蹲坐在家门口的老梧桐树下,尽情享受这人间美味。每一口都香滑细腻、清爽宜人,那种美妙的感觉至今仍萦绕心头,让我吃得连头都舍不得抬,直至碗底朝天,意犹未尽。那时的我笃定,世间再无比这更美味的食物了。

三十多年前,父亲将奶奶接到了繁华的城市居住。长期居住在乡村的奶奶对城里的生活很难适应,她常念叨着:“城里到处都是水泥地,连块种菜的地方都没有,只能在盆子里摆弄,菜哪能长得好呢?”没过多久,奶奶便执意回到了老家,继续守着她的那片菜园子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后来的日子里,我眼睁睁地看着奶奶的身体逐渐衰老,白发悄然爬上了她的头顶,皱纹也一道道刻满了她的额头。最终,奶奶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没有留下一丝病痛痕迹。

如今,距离我离开家乡已然过去了三十多年。每次匆匆往返于故乡与都市之间,都没有机会再次品尝到奶奶做的豆腐脑了。每当我在街头巷尾邂逅那熟悉的豆腐脑摊位时,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奶奶家的石磨旁,那些与奶奶一起制作、分享豆腐脑的美好时光,如同电影般在我脑海中浮现,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温暖回忆。

在晨光中慢悟

□任开旺

晨光漫过窗棂时,我总爱伸手去接住一缕。它温温的,像刚晒过太阳的棉被里钻出来的暖意,轻轻落在掌纹里,把昨夜残留的倦意熨成柔软的褶皱。

楼下的梧桐树又开始梳头了。风穿过叶隙的声音,像有人在摇着风铃,叮叮当当,不紧不慢。我搬了把竹椅坐在树影里,看云絮悠悠地游过东边的楼顶——先是棉白的,后来染上淡金,像谁把融化的蜂蜜抹在了天空的画布上。楼下卖豆浆的推车吱呀碾过街巷青石板,“油条,豆浆,油条,豆浆……”商贩的市声荡漾在晨雾里。

今天我退休整整一个月了。感觉这样的日子,这样的时刻,特别惬意,连呼吸都成了享受。不必急赶公交,不必对着日程表数倒计时,就静静地坐在阳台前,听市声,看街景,享受着从未有过的惬意。一个月前的这个时候还

在焦虑,怕赶不上早高峰,怕错过了公交,生活像被拧紧的发条,随时会崩断。可今天忽然懂了,所谓“追赶”,原是自己给自己设的牢。你看那云,飘得再慢也终会到远方;你看那光,爬得再缓也终会漫过整座城市。

菜场里遇见张婶,她挎着竹篮买刚摘的空心菜,叶尖还挂着露珠。“我家小子昨天说,奶奶,你炒的菜比外卖香。”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光,“我呀,现在每天五点起来给阳台的月季浇水,看着它们抽新芽,比刷手机有意思多咧。”我忽然想起儿时母亲常说“日子要慢慢过,细品品……”,当时只当是老辈人的唠叨,如今才明白,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晨露、炊烟,邻里的寒暄,原是最珍贵的“生活本质”。

傍晚散步时,看见小区里的孩子们追着泡泡跑,肥皂泡在夕阳里浮浮沉沉,折射出七彩的



○亲子定格

熊军武 摄

布娃娃女孩

□翟长付

我帮您带去丢,您站在门口等。”流利的普通话,就像刚刚电梯开门的语音提示。

女孩熟练地把垃圾袋甩进垃圾桶,垃圾桶旁不知是谁丢了两袋垃圾,她弯下腰提起来扔进垃圾桶。

星期六的早晨,还是这个点出门,电梯里的女孩眼神有点迷茫,身旁多了个穿工装的女工,书包上的布娃娃变成了没有笑脸的棕色小熊。爱人笑着问闺女:“今天礼拜六,不上学吧?”妇女摸摸女孩的头说:“这次语文考落了,作文扣了几分,去找老师补补。”女孩头一歪,有点厌烦地避开妇女摸头的手。

岁数大了,生活形成了规律,每天家里公司一条线,按时上下班,遇到女孩的次数也就多了,有时候在电梯里,有时候在单元门外。书包带子上的布娃娃,随着她的心情在变换,系着人鱼娃

着,很自然地倚到电梯角落里。书包是粉色的,背带上系了个拳头大的人鱼娃娃,女孩双肩背着鼓鼓的书包,头微微向前伸。

电梯门开了,女孩快步走向单元门口,书包上的人鱼娃娃和她的马尾辫子一甩一甩的。她按一下墙上的门禁按钮,推开单元玻璃门,嘴角的痣轻轻一跳,露出笑容,等我们走出去,才松开门走出来。

小区垃圾桶安置在负一楼,我拎着两袋垃圾走进电梯,小女孩咧开嘴笑着,书包背带上系着一只金发长裙子布娃娃,手里提着个黑色垃圾袋。电梯角落里一个头发花白的奶奶,低着头在刷抖音。

电梯语音提示“地下一层到了”。女孩拿起白发奶奶身旁的垃圾袋:“奶奶,

